

書名 金石緣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編號 D8662400

卷二

金石緣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

詩曰

莫怨天公賦畀偏窮通才拙似浮烟空思他日開中運
定今朝締好緣有聚終須風雨散無情何必夢魂牽莊周
蝶還非蝶總與乾坤化握權

這一首詩是說人婚姻富貴貧窮落難都由天定非人力可為無奈

世人終分明明理見人一時落難即要退婚絕交使從前一團和

好兩相離誰想他惡運一去忽然富貴自己反要去靠著他所以

十年富貴輪流轉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計

於婦人慎重賢德貞靜不在容貌美醜如容顏俊美不

落子泥塗甚至為娼為妓遺臭萬年若容貌醜陋而能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藏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石緣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為不美院君道我兒言之有理你快與無瑕的
扮起來我去叫妹子一同出去相便了院君出去了
愛珠就將自己花裙花襖大紅繡鞋金珠首飾與無瑕換了
幸而無瑕的腳原與無瑕一色打扮起來居然
是個大家小姐愛珠也將無瑕的布衣布裙通身換了
也像一個丫鬟就叫妹子一同出去正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不知相士相得出相不出相看小卷不解

一

金石錄全傳卷之二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嘆

金進士過江被劫

詞曰 莫道相無准骨格生來定婢妾豈長貧胡為太認真
貴賤多更變安分休留戀試看綠林豪傑置枉自勞

右調醉公子

話說愛珠與無瑕打扮完了就同妹子與眾丫鬟等一齊出去在內
堂等候員外出去就叫石道全廡房少坐自己同了相士進來先叫
無瑕走前說這是大小女請先生一相相士細細將無瑕一相心中
想道虧此老倒生得出這樣一個好女兒便道請小姐咳嗽一声無
瑕便輕七咳嗽一声相士便對着員外道恭喜員外有這樣一位好
令愛小子方纔說員外有半個貴子還不想這這樣大貴的令愛員

外聽下已不覺好笑道被我試出來了且不說破看他說如何好法相士道我看令愛尊相肩抱日日定作朝廷之責眉灣星宿准爲王者之妃目如秋水声似鳳鳴但嫌嘴臉少狹山根略斷爲此早年晚證不能母儀天下然亦必爲侯伯夫人後來還有大貴兒孫壽元八十八九夫妻榮貴子媳團園小子在江湖上二十餘年這樣好女相見得甚少再請第二位來相員外就喚過素珠說這是二小女請相相士又將素珠細細一相也叫咳嗽一声說二令愛尊相雖大不如大令愛然也是一位貴相你看他五嶽端厚骨氣磊落神色溫和坐視不凡面雖紫黑而紅光暗現声雖高大而响呢神清一二品榮封可保夫榮子貴無疑小子前看員外該半个貴子該應任二令愛身上適見大令愛如此大貴之相員外就不該只有半子之榮了難道

小子先前着錯了不成員外道這且不要管他他家這些了頭裡說可也有个好些的相麼你們一齊來同立了也喚先生相一相那時有六個了頭一般打扮愛珠亦雜在其中先生兩邊細細一着對着員外道六位尊婢相摠不相上下一生衣祿無虧後來也有些收成要十分大出息的却也沒有員外見他相不出大小姐便指着大

小姐說道那五個了頭原是我家生的已這一个是我上年外邊討來伏侍大小女的前日有个相士說他目下雖是了頭將來倒有夫

人之分請先生再細細相他一相果是如何相士又將愛珠一看便道今日相多了遲日再相罷員外道只這一个何難一相雖是了鬢相金自然照數奉送必要請教的相士道小子那論相金只因這位尊婢相貌可疑說來誠恐員外見怪員外道想是他的相還好是小

女麼說來恐小女們怪這一个不妨了頭原有好相只有據相直言便
了相士說既如此姐姐們請便我與員外細談便了只不要怪這位
尊婢若果相好何妨直言方總員外說有个相士說他目下雖是了
頭將來到有夫人之分這話大相反了目下了髮倒還屈了他三分
若說將來不但夫人無分就要學這五位尊婢只怕還趕他不上脚
根哩員外道那有此理相士道女人最忌有媚無威慈止定然輕狂
面薄唇澆作事定然刻薄賴高帶幾定三刑夫山根細軟定難招子
纖腰如擺柳貧賤無疑兩目似冰星真吉難免氣短色深難過三九
幸喜伏侍大令愛若能真心着意靠他去福或者还有小小收成若
一離心不要怪小子說不作青樓之女定力乞丐之妻死了棺木還
要別人捐助哩言未畢員外早已氣得莽莽直放屁眼睛也沒

不要出來相因裏邊院君也大喊道這樣放屁叫家人們打去他
拍眼珠拿糞來法他石道三這老奴才薦這樣人來相面也與此些
糞吃吃愛珠道總是無瑕這賤人叫老子領這放屁的相士來罵我
我只打這賤人嚇得相士連連賠罪道小子原說相多了相得不准
員外何必着惱員外正要叫人來打他因想前日在外聞得新按院
是江西人久已在此私行知道這相士是誰不要打出事來趕他去
罷且說石道全在外所見裡面大鬧不知何故只見相士急上的跑
出來正要問他相士一把將他扯了就走出了墻門走到一个庙中
方總立足相士便將進去先相小姐後相了髮如何好恁友又另相
上年新討的了髮相甚壞到不堪因我直言一家怒罵并累及老兒
也罵還要叫人打我二人幸喜走得快方免一頓打道全聽說大驚

道不瞞先生說上年新討的就是小女據先生說是極壞的相了先生還說我有半子顯榮却從何來相士一想道決然不是若是令愛不過是他家一个了鬘我就說他不好他也未必這般惱怒即使惱怒着我決不爲了你令愛倒把你也罵况還隱隱聽得一个嬌声說都是無瑕這賤人叫老子領來罵我的我只打這賤人即此一言可知不是令愛無疑說我相壞了他要打令愛其非了頭又無疑想不先相的大小相倒是令愛另相的了鬘倒是大小相他們改扮了來試我的若果如此則尊相一發准了我相此老決沒有這樣好女兒的我說他半子之榮當應在二小姐身上那里还有一个貴女道全道如此說我女兒倒要吃打了相士道不消慮得令愛如此好相自下就吃些苦不幾年就着他不得了小子且別數年後等你女兒貴顯你做封君那時再來奉候罷說完分別而去道全一路換悔來到家中將前言一一对周氏說了周氏便痛哭起女兒來道全又怨說都是妻子叫薦去的彼此怨悔不題且說愛珠就將無瑕一把扯進房叫他換去了裙襖鞋膝命他跪下說賤人好一个皇后夫人你叫人來說得你這般好說得我這般賤你且到糞缸裡照一照嘴臉着不信你是夫人皇后我倒不如說我刻薄又說我輕狂你也到我家一兩年了刻薄了你甚麼來如今總是叫我刻薄輕狂了且從你夫人皇后面上刻薄起來便拿起門門一連打了二三十無瑕憑他打元說這是小姐與我改扮了那相士看不出胡言乱道的與小婢無差愛珠道還說此你無差是你老子領來明明叫他罵我的又提起門門打了一二十無瑕也不敢再辯虧院君在外聽見打得多了便

走進把無瑕罵了一場將愛珠勸了一會方纔住手自後疑神疑鬼
竟無瑕與同伴講句話就疑是笑他便要打偶與二小姐一處便說
你夫人對夫人在那里說我又要打不但無瑕常七受打連累素珠
也常七受呵佛的氣不瀆且說金彥庵帶了家眷一同上任一日船
到江心只見一隻小船在他船邊飛一般搖過去少頃又飛一般搖
了過來如此者三四回彥庵雖然詫奇也不放在心上晚間住了船
吃罷夜飯公子見月色甚好老家人俞德在稍上他也到稍上看月
忽見几隻小船搖到船邊就有十數個人各持刀斧跳到船頭上來
打入艙中嚇得老爺夫人元姑俱跌倒在船板上眾強盜就將什物
罄擄一空并將老爺夫人元姑俱捉過船飛也似搖去了那稍工
水手見強盜上船各搶一塊板跳入江中去了俞德見船家水手都
下情知不好也與太極打了個子一同也跳入江中且按
下馬長先說象強盜擄老爺等解到山上原來此山喚大炉山大王
姓蕭名化龍自幼响馬出身後來招兵買馬漸七想起大事業來年
紀四十歲無有妻子三年前在江中割得陝西西安府缺知府一家
那時將知府拋入江中夫人解氏十分美貌一子年方六歲夫人見
丈夫拋在江中也便墜江中就跳被大王一把抱住知府在水中冒
起說忍辱存孤要與一句就沉了下去夫人就想我家世代單傳如
今只有此一子我若死節此子必不能獨存豈不絕了銖家後嗣
美之仇誰人來報所以相公叫我忍辱存孤且待兒子長大報得此
仇那時尋一白晝便了于是便勉強忍任被強盜搶上山來就要去
人成親夫人一想拚得忍辱從他須要與他一个下馬威風保眾

性命以留報仇地步便道奴家是个誥命夫人要殺就殺休得妄生
癡想大王再三哀求夫人道若必要我相從必須力行王道指望
不收成結果也不枉为失節之妇若照自今所为專以殺人擄掠
事倘遇官兵到來原不免于一死徒然遺真萬年莫若死于今日
留得个完名全節以見丈夫于地下豈肯貪生怕死苟延性命于
時麼大王道夫人之言極是只不知王道如何行法但求分付决
有違夫人道若要我從先須依我三件大王道夫人若肯順從莫
三件三十件三百件無有不依夫人道既依了我凡一應妇人不在
再近一个第二件我的兒子須要極力保護撫養長大第三件自今
以後凡一應過往官員客商不許輕殺一人大王道都依都依第一
件有了這樣美貌夫人還要别个妇人何用第二件我今年折四
子嗣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那有不極力保護之理第
三件我只要銀不原與人無仇自後立誓不傷一命只將活的捉來
聽息天人發落何如如今沒得講下就請過來拜堂夫人無奈只得
含羞忍辱隨了大王幸而大王事七遵夫人之命果然半點不敢違
拗所以今日金彦庵夫妇得免殺害解上山來人王就請夫人出來
發落夫人出來坐定強盜就將三人解到案前彦庵也不跪夫人問
道你二人好是夫妻何等樣人彦庵道我是兩榜進士今選陝西蒲
城縣令同夫人女兒上任被你們劫了上來要殺就殺不必多問解
氏聽得物傷其類心中傷感道原來是位兩榜請坐了有話商量
向大王道孩兒年已九歲正要讀書恨無名師指教難得今日進士
公到來意欲屈為西賓訓誨兒子大王以為何如大王道夫人之言

甚就叫收拾西廳與他夫婦居住擇日開宴便了彦庵道休得胡
說我是朝廷命官豈作強盜先生麼解氏道大人不必推却且請西
廳暫住明日着小兒來相商便了彦庵也不答應權到西廳夫妻想
起兒子與老人家必然死于江中痛哭一場一夜何曾合眼明日早
晨方起只見一個八九歲孩子走來作揖道先生拜揖彦庵一見想
來是強盜的兒子下也只得還了个半礼道小官何來那孩子就將
門閉上批彦庵到裡面一間去跪下痛哭道學生姓鉄家住浙江紹
興山陰縣人父親名廷貴也是兩榜出身前年陞任陝西西安府知
府帶了我母子到任在此經過也被這強盜劫了將我父親拋在江
中我母親隨欲投江自盡被強盜扯住可憐我父親在水中冒起對
我母親說忍辱存命要緊如此而死母親因我家世代冒傳母死子
亡必然絕嗣又因父親之言要留學生為報仇之地隨立三件要強

盜依先一不許姦淫婦女二要撫養孤兒三不許殺害一人捉來人
口俱要母親發落那強盜要母親順從件件允從只可憐我母子忍
辱事仇今已三年如坐針毡今見先生心中甚喜欲屈先生暫時俯
就訓誨學生一有機會共報此仇諒強徒決不敢來相犯彦庵這如
此說來你是我的世姪了令祖與家父同年尊翁曾做做府吳江縣
令那年來看家父我也曾過若果是真我也只得權住只恐令堂已
順強徒果肯再報仇否孩子道先生說那里話家母雖則相從日夜
暗自啼哭急思報仇並無虛假彦庵隨亦應允那孩子報知母親各
各歡喜先将擄他物件一一送還然後擇日開宴送見二拜上
彦庵就替他取名純綱拜見畢大玉備下筵宴兩席外边彦庵與大

王對席純鋼坐在旁邊內裡夫人與解氏對坐元姑坐在旁邊未幾
席散各各安睡自後彥廬盡心教誨純鋼幸喜純鋼甚是聰明更兼
苦讀彥廬每每冷眼看他讀書之時常上暗淚方信是真讀書之時
又教他些武經七書并叫他學些武藝以爲報仇根本正是天下無
難事只怕有心人不數年文武精通師生母子常想報仇奈大王勢
敵日盛急切難下手按下不表

第五回

救小主窮途乞食

作大媒當室求親

話說當日江中被劫老家人俞德見事不好忙搶一塊板同公子躍
入江中幸喜俞德善于水性將公子託在板上在浪裡亂顛登時飄
去數十里飄到沙灘上方在俞德幸而無恙看公子時像已死了便
痛哭道老爺夫人小姐想口死在強盜之手我只望救得公子

還可延了金氏一脈不想公子又死眼見金氏無後了我也不
命何用只是公子尸首不要說棺木沒有就要領破蓆包一包忙覓
土埋一埋也不能這便怎麼處一頭哭一頭將公子身上一摸是心
頭還執喉間尚有微息一息道謝天地还有些氣只是如此荒涼所
在那得水來一烘熱湯來一灌便好見天已微明四邊一望見東角
上一箭之地有一間茅屋在那里且將公子背到那邊再處怎奈自
已雖欲無恙在江中飄了一會是虛弱的如何背得動只得一步一
步捱到茅屋邊原來是一個茅庵走進一看並無鍋灶只見一個道
者打坐在內便上前拜見那道者道你是何人如何將一個死孩子
背到我庵中來俞德道老漢是江南金老爺家人我老爺新選了求
西浦城縣尹來此上任不料江中遇盜一家被害老漢急上將公子

相救跳下江中匿浪飄至此地不想這心景幸而還有一息之氣欲到宝庵借些柴火一烘弄些熱湯一灌倘得活轉也不枉救他一塲道人遵老人家來差了貧道隨地化緣隨處打坐又無烟灶何來柴火熱湯快快背到別處去罷俞德四邊一看見空空的一間草房實無一些柴火到外邊一望又絕無人烟便大驚道罷罷金氏言絕了老爺夫人公子俱遭大難我还依靠何人不如也死了干淨便一把捺住公子大哭道老奴不能救你了只有隨你到陰司伏侍你罷說罷要撞死道人急止住道善哉善哉看你這般忠義貧道豈忍坐視我有小衣一件你可將去替公子着在貼身外邊仍舊穿上毋或我還有丹藥兩粒你可吃一粒將一粒放在公子口中自然就法俞德道多謝老師接來一看是一件黃布單皆心中間有誅諒大迎

表連這件少不得也湿了至于丹藥芥菜子大想道這單皆心有甚熱氣若仍舊穿上濕肉如何救得誰知俞德肚內思想道人早已知道說人家不要看差下這兩件東西這件小衣有萬法教主玉印在上受熱的穿上便冷受寒的穿上便熱這還不足為奇倘遇急難時穿在身上刀箭不能傷邪魅不敢犯不但目下可以救得公子將來正有用處不要輕去了至于丹藥雖小一粒可使七日不飢精神滿足快快救公子再遲一刻就無救了俞德所說就先將一粒放在自己口中將那一粒放入公子口內便將公子濕衣脫去穿上黃布背心又將濕衣仍舊穿好不盞茶時公子口中吐出少水來未幾忽然氣轉叫一声赫死我也俞德看見大喜捧住公子道老奴在此公子開眼一看道你是

俞德慶強盜那裡去了老俞夫人在那裡俞德道強盜去了老俞夫
人在船上我與公子跳下立中飄流到此家這位師父丹藥救你的
公子道身上甚熱扶我起來俞德果將公子扶起誰知身上煖烘烘
的濕衣都乾了好不奇怪連連對着道者磕頭道小王家老師相救
與家可丹情願相隨老師出家道此時尚早金家宗嗣無人况有多
俗緣未了豈是出家時候俞德道但不知公子將來前程若何如今
流落此地盤費全無眼見家鄉難到如何是好道人道你們吃了丹
藥此去七日可以不飢七日之後一路當飽來吃回家盤費何須慮
深俞德道不知老師是何道號將來何處再得拜否道人道我一遊
四海並不知有號若要相逢十五年後杭州天竺再得一會我當看
去

道人道者此世別家同下老家人一

道人道者此世別家同下老家人一

子比前更加强健方知那道者是个神仙我說這沙灘上那來這所
茅庵原來神仙變化在此救公子的看來公子將來必有好處且依
仙人分付推到前途再處于是走了六七日公子自然病倒原來公
子飄蕩江心寒濕入骨虧穿了仙衣吃了仙丹捱過七日方纔發作
也是他命中還有數年厄運婚姻上該有變更遇了神仙也不能挽
回那時俞德將他扶入一个破廟中神前拜板上睡下意欲到裡邊
討些熟湯與公子吃誰知那廟中有兩個道士老道喚做無虛徒弟
名喚拂塵甚是窮苦虧拂塵外面化緣養師那日不在家無虛做人
是最刻薄的見俞德要湯不但沒有反走出一看道此是神聖殿上

怎麼將个病人睡在此快些扶了出去俞德再三哀求無虛必要趕出恰好拂塵化齊回來看見問起知是落难的公子便勸進師父俞德道既是一位公子這破殿上風又大又有病之人如何睡得可扶到裡面廂房裡睡只是貧道窮苦只好早晚燒些湯水照看照看飯却供你不起俞德道只求如此已感激不盡了飯食我自去求討來吃遂將公子扶入廂房安睡拂塵又以此湯來與他吃了又對俞德道我師父老年人未免言三語四要看我面上不要理他俞德道這不是我曉得俞德便出去買了一方黃布央道士寫了情節背在背上各處求化幸遇好善的多討來吃了剩下面就請醫調治公子奈公子惡運未脫神仙尚不能救况凡于豈能于治在病中足足病了三年方能痊愈飲食稍進正想要行忽然身上發一身瘋癩滿頭滿臉皆

道人忽然不見連茅屋也沒有了二人俱在露天深以為奇喜得身子比前更加强健方知那道者是个神仙我說這沙灘上那來這所茅庵原來神仙變化在此救公子的看來公子將來必有好處且依仙人分付推到前途再處于是走了六七日公子自然病倒原來公子飄蕩空心寒濕入骨虧穿了仙衣吃了仙丹捱過七日方纔發作也是他命中還有數年厄運婚姻上該有變更遇了神仙也不能挽回那時俞德將他扶入一个破廟中神前拜板上睡下意欲到裡邊討些熱湯與公子吃誰知那廟中有兩個道士老道喚做無虛徒弟名喚拂塵甚是窮苦虧拂塵外面化緣養師那日不在家無虛做人是最刻薄的見俞德要湯不但沒有反走出一看道此是神聖殿上

怎麼將个病人睡在此快些扶了出去俞德再三哀求無虛必要趕出恰好拂塵化齊回來看見問起知是落难的公子便劝進師父俞德道既是一位公子這破殿上風又大有病之人如何睡得可扶到裡面廂房裡睡只是貧道窮苦只好早晚燒些湯水煎着照着飯却供你不起俞德道只求如此已感激不盡了飯食我自去求討來吃遂將公子扶入廂房安睡拂塵又以此湯來與他吃了又對俞德道我師父老年人未免言三語四要看我面上不要理他俞德道這个我曉得俞德便出去買了一方黃布央道士寫了情節背在背上各處求化幸遇好善的多討來吃了剩下就請醫調治公子奈公子惡運未脫神仙尚不能救况凡于豈能于治在病中足足病了三年竟能痊愈飲食稍進正想要行忽然身上發一身風癩病頭面皆

遍公子哭對俞德道我命如此如何得病愈又癩到這般地步真說沒有出頭之日就要見人也無面目倒不如死了还得干淨三年受你與師父恩德大約要來生補報了俞德道公子說那里話你在江中飄流沙灘的時節穩上必死尚賴仙翁賜丹救活到此廟中病倒若非師父收留三年內怎能得活處上遇着救星得以病痊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後福至于身上瘋癩不过皮毛之病不久自痊請自放心拂塵也道公子正在青年前程目下疥癩之病何必介意小道將來全仗護法公子道在此帶累師父炒鬧聖像倘有好日定當重興廟宇再塑金身只怕不好就要負你了無虛聽說便道這也半指望只願你遠退他方別處利市去罷拂塵急上止住道師父說那里話讀書人魚龍變化將來我們正要靠他做大護法哩無虛道

等他來護法我們好死了百十年了俞德見他師徒爭論住了兩月就同公子拜辭起身一路乞食回家走了兩月來到蘇州一想田產原無房屋又上任時典與汪家開了典當家伙什物盡帶上任已一無所有無家可歸欲再求乞多認得的恐失公子體面想來無處安身只有金學師老爺是老爺同年兄弟最相契厚公子的親事是他爲媒不知可還在此且到學中一訪再處于是同了公子來到學前一問原來還在此作教廩得新任理刑廳是他會同年彼此往來甚密府尊相待也甚好他又是个好靜的人所以就了教職安分守已絕不鑽謀陞轉到任五載有餘倒也頗上过得常上想念金彦庵上任幾及四年怎麼音信全無想是他因家內無人所以不通信然我與他這般相好也該帶一信來候候我就是到任四載也該陞轉

了心中甚是疑惑又想道他兒子親事我做媒算起來今年已十六三了做親也在早晚想爲路遠音信難通將來自然打發兒子回來做親他的親家林員外也常上進來問信要帶一封字去候候他外邊訪問總不得个便了难怪他没有信來正在想念只見門斗來說陝西去的金老爺家管家俞德在外求見學師聽說大喜道我正在此想念來得甚好快喚進來門斗出去喚了俞德進來一見老爺就跪下去磕頭學師急上止住道起來起來你老爺一家都好麼俞德跪下大哭道不要說起說來甚是傷心學師大驚道却是爲何快快說與我知道俞德就將家中起身說起并江中遇盜劫金公子江中逃命幾死遇仙人化茅庵賜衣仙丹相救又病在廟中三年復生一身瘋癲求乞回家今日方到無家可歸特來叩見一一說完嚇得學

師大驚失色道我道你老命一去四載如何音信全無原來遭此大
難如今公子在那里俞德道現在外邊些節道快請進來俞德便去
同了公子進來學師將公子一看只見滿頭滿臉皆癩得不堪不但
不像當年美貌并不像人形又見身上衣衫襤褸頭上方巾無角脚
下鞋襪無根走到面前不要說丰韻全無更有魍魎之狀走上前叫
一声伯七請上待姪兒拜見學師見此光景其覺傷心便道賢姪少
禮不想你一家遭此大難老夫聞之好不傷感幸而賢姪得了性命
回歸故里雖疥癩之疾未除然吉人天相不久自痊我雖是个窮教
官與你父親如同胞兄弟一般决不使你失所况你令岳家中頗好
又無兒子聞得你妻子是他最鍾愛的你且在此權住我渥日替你
說說營了去便有照着了公子道承伯伯美情使姪兒無家而有

家而有一子但姪兒如此狀况入人眼裏遠避岳父母知

肯將一个心爱的女兒替我到家麼即使岳父母肯了我那妻子是
富室嬌兒如何肯從我這樣癩子必然討他許多凌賤况姪兒如此
光景好也甚難只怕終于不久人世何苦去替人家女兒這段婚姻
只怕也只好付之流水了學師道姪兒說那里話來自占一絲爲定
千金不移你岳丈雖是个土富也在外邊要結交人又聞得你妻子
才女無書不讀难道不知女子守一而終的道理豈有因你抱病就
不肯之理况老夫在內爲媒又是他來強我撮合的只怕要賴婚也
不敢倘若果有此事我就同他到府尊刑所處去講着他賴得成賴
不成公子道蒙伯伯天高地厚之恩替姪兒出力諒岳丈也不好賴
只姪兒病勢不痊也不忍害他女兒學師道姪兒又差了你若未經

聘定的如今有病後去要他女兒這便是騙他害他了莫說你不肯就是我也不去說至于林家親事是你家正興頭的時節他來仰攀的倘然你做了官就作成他做夫人了如今有病怎好說害他况且你如今年紀尚小只要醫好了癩將來功名富貴正未可量他的女兒命好焉知將來是原做夫人命若不好就不嫁你也未必好好姪兒且安心保養我請醫生來替你醫便了就叫小廝送金相公書房中住可對奶奶說取一付被舖出來再將我衣裳鞋襪送一套與全相公換俞管家就叫他在書房陪伴公子一面又着人去請醫生那知醫生初看定說一醫就好連病人吃藥也高興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連醫生也不來了連請几个總是一般一則公子灾星未退二則都是碌上庸醫就說病患得深寔難醫治弄得學師也無可如何日復一日不覓又捱過半年學師一面再訪名醫調治一面就去林員外說招贅的話原來公子一到家冒外久已知道彥庵遇盜一門殺死只留公子俞德兩人一路討飯到家公子生得一身瘋癩十分狼狽早已驚得半死想害了女兒終身妻子必然爭鬧且瞞了再處誰知一傳兩兩三早已吹入院君耳中終日與丈夫炒鬧欲要藉婚怕媒人甚硬員外正沒奈何走到外邊散悶忽報金學師來拜一時沒作理會處

第六回

林攀貴情極自縊

石無瑕代嫁成婚

話說員外聽說金學師到來這一驚也不小不知出去會他如何回

答一時心上就如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沒了主意然又不敢

慢只得出廳迎接就分付家人看茶急迎進揖罷分賓主東西坐

定說不知老師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學師道好說：「小弟無事也，不敢來驚動，只因令親家金年兒遠在陝西，不想路途忽遭大難，老親臺想已知道，幸而令坦得免。今春回家來，到做衙當欲着他來拜見。岳父母因彼時受了些風濕一病，三年後來病愈，回家身上生了几个疥癩，小弟意欲替他醫好，然後來拜見。奈目下尚未全愈，因他與令愛年俱長成，正當婚嫁時，且令婿無家可歸，住在做衙亦非長策。意欲叫他招贅到府，親翁未有令即牛子，即如親子。令坦既失情，豈則岳父母就如父母，寡為兩便，不知尊意？若何員外听了一發沒了主意，回答不出，停了一會，說小女年紀尚幼，小遲几年再商，何如？」學師道：「男女俱已二八，如何還說年幼？」昔年令親家也是十六歲做親事，且待商酌奉覆。擇日未遲，坐了一會，家人方在外邊拿進茶來，吃了別去。員外送出牆門，剛上走進廳門，只見廳上已大哭大罵，鬧得不好開交。原來員外叫看茶家人不知就裡來，到裡邊對院君說：「府學金老爺在外，員外分付要茶，院君一聞學師來，曉得為金家親事，便道甚麼？金老爺銀老爺都是他做得好媒，害了我家大小姐，還有茶與他吃，尿也沒得與他吃，哩家人見院君如此說，只得到茶店上買一壺茶來吃了，起身院君茶便沒有，却走到廳後聽學師說話，聽見說要將癩子招贅到來，心中一發大怒，竟要發作，奈他是个官長，只得忍任候他前脚出門，院君便到廳上候，丈夫進來與他炒鬧，一見員外走進便趕上，一把鬍鬚扯住罵道：「你這老忘八，許得好不

親事，且待商酌奉覆。擇日未遲，坐了一會，家人方在外邊拿進茶來，吃了別去。員外送出牆門，剛上走進廳門，只見廳上已大哭大罵，鬧得不好開交。原來員外叫看茶家人不知就裡來，到裡邊對院君說：「府學金老爺在外，員外分付要茶，院君一聞學師來，曉得為金家親事，便道甚麼？金老爺銀老爺都是他做得好媒，害了我家大小姐，還有茶與他吃，尿也沒得與他吃，哩家人見院君如此說，只得到茶店上買一壺茶來吃了，起身院君茶便沒有，却走到廳後聽學師說話，聽見說要將癩子招贅到來，心中一發大怒，竟要發作，奈他是个官長，只得忍任候他前脚出門，院君便到廳上候，丈夫進來與他炒鬧，一見員外走進便趕上，一把鬍鬚扯住罵道：「你這老忘八，許得好不

親事，且待商酌奉覆。擇日未遲，坐了一會，家人方在外邊拿進茶來，吃了別去。員外送出牆門，剛上走進廳門，只見廳上已大哭大罵，鬧得不好開交。原來員外叫看茶家人不知就裡來，到裡邊對院君說：「府學金老爺在外，員外分付要茶，院君一聞學師來，曉得為金家親事，便道甚麼？金老爺銀老爺都是他做得好媒，害了我家大小姐，還有茶與他吃，尿也沒得與他吃，哩家人見院君如此說，只得到茶店上買一壺茶來吃了，起身院君茶便沒有，却走到廳後聽學師說話，聽見說要將癩子招贅到來，心中一發大怒，竟要發作，奈他是个官長，只得忍任候他前脚出門，院君便到廳上候，丈夫進來與他炒鬧，一見員外走進便趕上，一把鬍鬚扯住罵道：「你這老忘八，許得好不

女婿我女兒又不醜臭，忙忙的十歲就要許人。我那時原說金家做官，家中甚窮，兒子雖好，年紀尚小，知道大來如何。你那時曾說金家干好萬好，又說這樣女婿不做官，也沒有做官的了。如今做甚麼官，做水判官，癩皮官，叫化官，索性那癩蝦蟆也死了，出脫了我女兒也罷了。虧他還說要來招贅我家，怕少了一個小鬼，要他來鎮風水。麼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年紀漸大了，嫁又嫁不得，賴又賴不得，終不然叫我那花枝一般的女兒，真個伴那活魍魎不成。老賊快快還我女兒一個了。當來員外道：院君不必如此，有話好好商量。院君道：有甚商量？我女兒是斷不嫁他的。員外道：當初結親的時候，他家好不與頭女婿真好才貌，那曉得一壞至此。我如今也甚懊惱。這女婿這般光景，就領地的，也不怕他，用免理枉案金家律師。

此老是個性真氣的人，倘若賴了，必然告狀。他做下証府，專與他相好，刑廳是他同年。女兒必然斷去，徒自出醜。干算萬算，總無良法。我想那年相面的說大女兒許多不好相，我還不信。如今看起來，只怕倒有些准。張氏道：放你的屁。這是那時改扮了，那瞎相士相不出，難道我女兒果然去嫁那癩化子麼？若說是准，那無瑕小妖精，真個做夫人皇后不成。原來愛珠見母親到廳上去，他也到廳後細聽，聽見父親說相面的准，便趕出廳來，大鬧道：爹上說相面的准，明明說女兒是賤相了，金家這癩化子，又不是女兒私自結識的。爹上人不識，將孩兒許與他，如今不替孩兒算一個長策，倒說孩兒的相不好，不是我做女兒的，敢于違逆。你若要我嫁這化子，就千刀萬剮也不去的。省得我這賤相的女兒，辱沒了你，不如尋個自

蓋等你将無瑕這小賤人認做女兒將來做了夫人皇后好封贈你
做個皇親國戚一頭說就望牆上亂撞嚇得院君急上扯住道女兒
不得如此有我做娘的作主不怕那個來搶了你去包管退却那化
子許一个大富大貴的丈夫做了大大夫人那時去尋見那相士挖
去他眼珠方罷爰珠見說方佳員外仔細一想道看女兒院君這般
光景是決不肯嫁他的了方纔看金學師口氣又急于要做親叫我
那里另有一个女兒嫁他一定要弄到成訟的地位算來又敵他不
過倒不如我尋一自盡聽憑他們罷算計無策走到書房看了檯子
幾轉忽歎一口氣道罷了是前世冤仇了隨將門閉上取下一條絲
線竟向樑上縊死幸虧一个小廝送茶進來見門門上在窺眼一張
嚇得三魂失去六魄全無急上打門裡邊喊叫道不好了員外縊死

院君聽得猶如冷水淋身急跑到書房幸喜有幾個家人聽得外
廝喊叫先已跑到書房將門打開把員外放下抱在身上將膝蓋緊
緊的抵住糞門緩上的解開頸上死結用手輕摩一頭叫喚約莫半
個時辰漸上魄返魂回微微轉氣院君急取熱湯來灌下方纔甦醒
張氏那時已嚇壞想女兒原是丈大親生的向來又最所鍾愛豈不
要他好一時許錯亦出無奈我看女兒還是假死員外情急倒是真
死倘果死了叫我一發沒有主了自此以後便不敢炒鬧只夫妻女
兒三口日夜算計退婚奈怕學師又不敢說退院君忽想道除非尋
一个女子替代了女兒嫁去他又不認得我女兒豈不兩全員外道
此計雖好只是這樣窮癩子女兒不肯嫁他別人那個肯來抵這死
扛就是一時替了去見了他奇形怪狀身上又醜臭家內又赤貧不

肯成親說明代替的，可不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張氏道：外邊尋來的，恐他不肯要，說破不如把家中這些丫頭選一個去，分付了他。倘若說破，斷要處死。若能安分成親，我們便權認他做女兒，豈不抬貴了。他怕還不肯麼？員外道：也不要，大女兒才貌合，縣聞名的家中這些丫頭，那個假得來？愛珠聽說了，頭代替，十分歡喜。見父親說他才貌無假，忽想無瑕相貌，也還好裝扮起來，也像個大家女子。只才學平常，只怕識得几个字。想這窮癩鬼，娶了這樣一個妻子，也勾了。難道他還想怎樣麼？况相面先說他大富大貴，如今將他嫁與癩化子，料想忍飢又受大富貴，何來？豈不先滅了那相面人的嘴？筭計已定，便對父親說知。員外道：好便甚好，只是他乃外邊討來的，還有父母在彼，不比家生女。他也決不肯，就是肯了，他父母知道，必然先向那邊說。

破也是畫虎不成，先類狗了。張氏道：你也不要這般說。且先叫無瑕來一問，拚待再與他些東西，贈嫁他，自然肯了。至于他的父母家中甚窮，許他車妾之後，再與他几兩銀子，他自然也樂從的。員外道：既如此，且先叫他出來問一問看。愛珠隨將無瑕喚出。院君道：無瑕，我有一件事，要與你商議，你却不要違拗我。我定當十分照看，你無瑕道：院君說那里話，無瑕既賣與院君家，此身就是院君的了。院君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除非無瑕做不來的，便不敢應允。若做得來的，豈敢違拗？院君道：疑難之事，我也不好強你，只爲大小姐許與金老爺家，是你知道的，不想老爺夫人遇盜身亡，公子一病三年，目下病好了，昨日學中金老爺來說，要招贅到來，我想招贅是好回他的。他若要娶，却回他不得，聞得公子病離好了，身上生了些疥癩，你

曉得大小姐是最愛潔淨的，生了一個小瘰，也怕的，聞得公子生了，疥癩斷不肯嫁他。我與員外商議，賴又賴不得嫁，又大小姐必不肯，只有尋一個人代替嫁去。他原不認得，定然和好。奈家中這些了頭，不是一雙大脚，就是一頭黃髮，那個假得來？大小姐算來，只有你原是舊家之女，粧扮起來，也冲得過小姐。你若肯去，我就當你女兒一般看待。你意下何如？無瑕道：別事可以代得，這是小姐的婚姻，做奴婢的怎敢僭越？院君道：這是小姐不願嫁他，要你替代，又不是你搶奪小姐的婚姻，何為僭越？想是你見金家貧窮，公子生了疥癩，也不願嫁他麼？無瑕道：院君說那里話，他家雖窮，是個鄉宦人家，公子雖窮，也是進士之子，我做了髮的，嫁了這樣人也罷了，有甚不願？只是那疥癩或有好的日子，讀書人魚龍變化，倘或一朝富貴，那時可不

說我奪了小姐的姻緣，使我置身無地矣。小姐道：你如今若肯代我去，後日就中到狀元，情願讓你做狀元夫人，就做到皇帝，也情願讓做皇后娘娘，決無翻悔。只還有一說，我也要講過了，倘你嫁去見他，窮到極處，癩到不堪，也不可翻悔說破。代替又波累到我，無瑕道：小姐又過慮了，我方纔說要我死也，情願代死，難道貧窮疥癩不還勝于死麼？院君道：據你這般說，竟是個義婢了，我就當你做女兒，定然照看你，只還有一說，你便肯了，不知你爹娘心上如何？無瑕道：爹娘已賣我在此，就是員外院君的人，他那里作得好？院君道：不是這樣說，不是怕他不肯，只恐他心上不願到那邊去，破了網，就不妥了。無瑕道：既員外院君不放心，就着人去喚我爹娘來，待我對他說便了。院君道：說得有理，就着人到胥門，喚了道全夫婦到來，就問員外院

君呼喚愚夫婦來有何分付員外道我事已共你女兒說下你去問你女兒便知道全夫婦果來問無瑕無瑕就將金公子貧窮生癩小姐不肯嫁他員外院君要我代替嫁去一一對父母說了道全道這一個如何使得婚姻大事名分所關豈可代替况我聞得金公子一貧如洗家都沒有還虧得學官收留在彼倘然陞任去了便無家可歸又聞得滿身癩得難堪連頭面都沒有空處身上還有氣息甚是難當斷七使不得周氏听了也道果然使不得無瑕道爹七母親差矣孩兒既賣在此此身就是他家的了要孩兒生就生死就死兒當了女兒出嫁如何不從至金家雖窮也是个公子癩雖臭惡或者還有好日且爹七外科甚精只要竭力医治如何不好莫若如今做个好媳婦承了他看孩兒命運罷了只方纔我曾說過倘有好日却不要

說我奪了小姐的好姻緣便好周氏道這到處得不差女兒既情願我們就去回覆員外院君把女兒所料的話也再說一明白便了隨即來對員外院君道員外院君之命小女不敢違拗我夫婦亦無他說就死也不翻悔只女兒說這是小姐已成的婚姻將來一倘有奸日小姐却不要懊悔說我女兒佔了他丈夫弄得我女兒不上不下員外道小姐方纔已說過他就中了狀元做了皇帝也情願讓妳女兒做夫人皇后決無他說只你如今也斷不可破網道全道這自然那時員外一家歡喜留道全夫婦吃了飯打發去了員外就去回看學師回說招贅兩下不便若要嫁娶聽憑擇日便了學師道有甚不便員外道親翁雖不在彼係獨子豈有娶媳不到家中拜祖反使贅入他人之家故仔細想來斷無入贅之理况舍下尚有次女在

家早晚出入不便且寒族舍姪輩見弟無子都虎視眈眈若見女婿
贅人必多物議因此不能從命學師見說也勉強他員外別去再三
算計只有他家屋價尚虧數百餘金典公子商議到汪家去再三說
我起初不肯還說許多可笑後聞學師作主怕他與府所相好恐要
成訟勉強找出二百金定要寫了聽贖不找公子只得從將五十金
典了一所小屋又將二三十金置了家伙什物就擇了十月初三不
將吉日迎娶員外又假意推託一會說粧奩一些未備借此就好草
草打發無瑕代嫁過去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緣定不成要
知無瑕嫁到金家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所圖書